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飛劍記

第四回 洞賓得遁天劍法 飛仙劍斬蛟殺虎

卻說純陽子以鍾離師既去，拜而送之，且佇立以望，歎曰：「師去也，幾時歸？無可奈何丹鳳下，似難留住白雲飛。」悵望日輪西時，有火龍真人道裝素服，頭戴著逍遙巾，足穿著雲履鞋，腰繫著碧絲縑，身佩著兩口寶劍，乘一朵祥雲，自廬山翠微洞而來。見純陽子問道：「適乘彩鸞而去者誰？」純陽子道：「吾師鍾離也。」火龍真人道：「君為雲房之徒乎？」純陽子道：「然。」火龍真人道：「君丰標俊逸，態度閒雅，雲房得人矣。」既又問同升者二人：「彼何人也？」純陽子道：「一乃鄭神仙，一乃施真人，今邀吾師同去朝元。」火龍真人道：「雲房既去朝元，何不攜子同往？」純陽子道：「小子與師有誓，必欲度盡世人方始上升。」火龍真人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但恐世態紛拏，人心莫測。吾聞之孟郊詩云：『古人形似獸，皆有大聖德。今人表似人，獸心安可測。雖笑未必和，雖哭未必戚。面結口頭交，肚裡生荊棘。』以此論之，人間只是無波處，一日風波十二時。君度之難也。」純陽子道：「吾盡吾心耳。」既而問：「先生住居何處？」火龍真人道：「吾住居廬山之境翠微洞中，今遨遊山川以至此耳。」純陽子道：「先生攜此二劍何為？」火龍真人道：「此劍用崑崙山所產之銅，女媧煉石之炭，老君卻魔之扇，祝融燒天之火，煅煉而成。稟陰陽之純粹，凜雪霜之寒銳。一斷煩惱，二斷色慾，三斷貪嗔，此非是凡間之劍。聽我道來： 烘爐煅煉神冰鐵，磨琢青鋒光皎潔。

天罡躬自動鈴鏈。癸 親身添炭屑。
稜稜神將按天條，隱隱星辰依門列。
名重幹將與莫邪，利過純豪於巨闕。
天曹將吏魂魄驚，地府精邪心膽怯。
下海掀翻龍住窩，上山砍碎虎狼穴。
斷除煩惱及貪嗔，色慾從來俱斷絕。

純陽子聞得其劍一斷煩惱二斷色慾三斷貪嗔，心竊欲之，但未可發言。火龍真人知得他愛惜此劍，即問道：「子欲吾劍乎？」純陽子道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」火龍真人道：「俗語道得好：『紅粉贈與佳人，寶劍付之烈士。』君既欲吾此劍，即當贈之。」遂解取二劍付與純陽子。純陽子即拜謝，說道：「先生惠我者厚矣。」火龍真人道：「此二劍一屬雄，一屬雌，君以此自衛則可，以此斬邪則可，若以此殺人，則不可也。」純陽子道：「敢不奉教。」於是火龍真人辭別純陽子，駕一朵彩雲而去。洞賓既得火龍真人之劍，遂攜了二劍游遨寰宇，一日，至地名呂梁洪，只見那一派水呵：

洪流浩浩，大勢汪汪。浩浩漫天溢地，勢汪洋攪海翻江。瀾瀾漫漫可比著龍門積石，渺渺蕩蕩即如那巫峽瞿塘。奔奔騰騰謾說道鄱陽湖之鼓蠡，澎澎湃湃又豈止洋子江之馬當。憑他天塹，只是這般兇險；縱是海門，不過如此汪洋。我道萬山而莫之塞，誰言一葦而可以航。更有錦帆而未能飛渡，從多桂棹而豈可泳揚。妙計若韓魏囊沙而奚堪壅蔽，雄才如漢武罄竹而何可提防。瀉猛浪而花飛，山巔勢潰；激洪波而鯨吼，霹靂來揚。

正是：

黃河之水從天下，萬頃茫茫似沸湯。
內中更有妖魔在，說起令人心膽寒。

卻說呂梁洪有這般大水，水中就有一樣大蛟，鼓浪成雷，噴沫為雨，一年四季不知吞噬人幾多性命。一日純陽子游至其處，只見一婦人淡妝素服，手中提一壺之酒，沿河慟哭，悲悲切切，真個是「眼若懸河決，淚若河水流，河水須有竭，淚痕常在眸。」純陽子一見，心中惻然。因問道：「小娘子為甚的痛哭？」那婦人一見了純陽子，乃拭乾眼淚說道：「妾夫姓張，臨此河居住。此處有一大蛟，專一啖人性命。吾夫死於此，吾二子死於此，一家三命盡葬於蛟精之腹。今當清明之節，攜酒一卮，臨流奠祭一會，因此悲哭。」純陽子道：「昔義興有蛟，周處斬之。沔水有蛟，鄧遐截之。今蛟在呂梁水中，曾無一人勇士則揮劍斃之乎？」

純陽子雖是這等說，豈知那蛟精卻不是義興橋下之蛟可以斬得的，又不是沔陽水中之蛟可以截得的。神通廣大，變化無窮。一聞得純陽子此言，遂躍出三層之浪，則見：

爪牙厲厲，鱗甲紛紛。鼓浪而轟雷震地，噴沫而猛雨傾盆。揚鱗而神愁鬼哭，呵氣而地慘天昏。狡過洪都之孽龍，誰敢舉旌旌陽之劍？毒如潮州之巨鱷，孰能驅韓昌黎之文？力大幾萬鈞，端可以攪翻滄海；身大數百丈，又可以繞遍崑崙。見者皆寒心破膽，聞者盡懾魄銷魂。

正是：萬頃波濤瀉海門，鱗蟲數此獨為尊。鯨鯢未敢呼兄弟，鼈蟹甘心作子孫。

卻說純陽子見了此蛟，尚未曾拔劍飛去，那蛟精先噴了一口妖氣，腥不可聞，將那慟哭的婦人並居民在旁看者盡皆衝倒。純陽子且救了此一干人，各人迴避去訖，乃拔出鞘中一雄劍，將欲飛去。那蛟只說純陽子是個好惹的，遂騰在半空之中，張口一噴，遂呵出大霧，濃如墨黑如漆。又張口一噴，遂嘔出大雹，大如斗寒如冰。乃張牙露爪，正欲抓將下來。豈知撞壞個對頭，被純陽子一劍飛去，斬成兩斷。呂梁之水腥血通紅，那劍復飛入鞘中。後觀者看見此蛟長有數百餘丈，誰不驚駭。大家相聚說道：「此斬蛟者必是神仙。」齊來觀看。純陽子乃隱身而去。此不在話下。

卻說純陽子一日遊至永寧城，正值申牌時分，斜日隨只烏欲墜，落霞帶孤鷺齊飛，天將晚矣。只見城裡城外百姓家家掩門閉戶，人人斷絕行蹤。純陽子尚不知其緣故，乃自東門行過西門，只聞得居民躲在門內大呼說道：「那道人快躲避快躲避，此處有一個白額猛虎，傍晚入城中食人。今天色已晚，那虎少刻就來。仔細仔細！」純陽子聞得此事，不以為意，說道：「此不打緊，等那猛虎來時，我又作區處。」言未畢，只見那個白額虎稜牙厲爪撲進城來，好兇狠哩！則見：

鋒稜爪牙張利勢，精炯炯眼目放豪光。
雄糾糾吼聲振山嶽，威凜凜殺氣逼穹蒼。
奔騰騰人稱角而翼，猛烈烈今作獸中王。
勇哮哮馮婦不可搏，烈轟轟仙子未曾降。

那虎正奔入城中，將欲擇人而食，四下並無個人蹤。望見了純陽子，只說是好惹的，就張開牙爪有吞噬之意。好個純陽子，不慌不忙，遂就鞘中拔出一雌劍，望前揮去。那劍呵，活喇喇就把白額虎當頭一劈，分為兩半，那劍復飛入鞘中。城裡城外百姓看見那虎被斬，遂家家戶戶開了門戶，爭看那個虎兒。一見了純陽子，皆道：「此道人非凡夫也。」皆羅拜於地。純陽子道：「吾呂純陽也，斬此虎救爾生靈。」遂遁身而去。只見永寧百姓，見了的，則說好一個神仙；不曾見的，則說我無緣，不曾看得一看。嘈嘈雜雜，此也不在話下。

卻說純陽子又駕了一朵祥雲，徑到衡山真寂觀，以為雌雄二劍一斬長蛟一斬白虎，恐鋒銳俱鈍，遂臨吻淬之。有一道士侯用晦問道：「先生此劍何所用？」純陽子道：「世上一切不平事，以此去之。」侯見純陽子丰姿絕俗，心竊異之，乃以酒果召飲。既而問道：「先生道貌清高，恐非風塵中人。」純陽子道：「且劇飲，無相窮詰。」既辭，卻以箸頭書劍詩一首於壁。詩曰：

欲整鋒銳敢憚勞，凌晨開匣玉龍嗥。
手中氣概冰三尺，石上精神蛇一條。
好血默隨流水盡，凶豪今逐浪痕銷。

削平浮世不平事，與爾相將上九霄。